

梅堂遺稿

330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始





梅

堂

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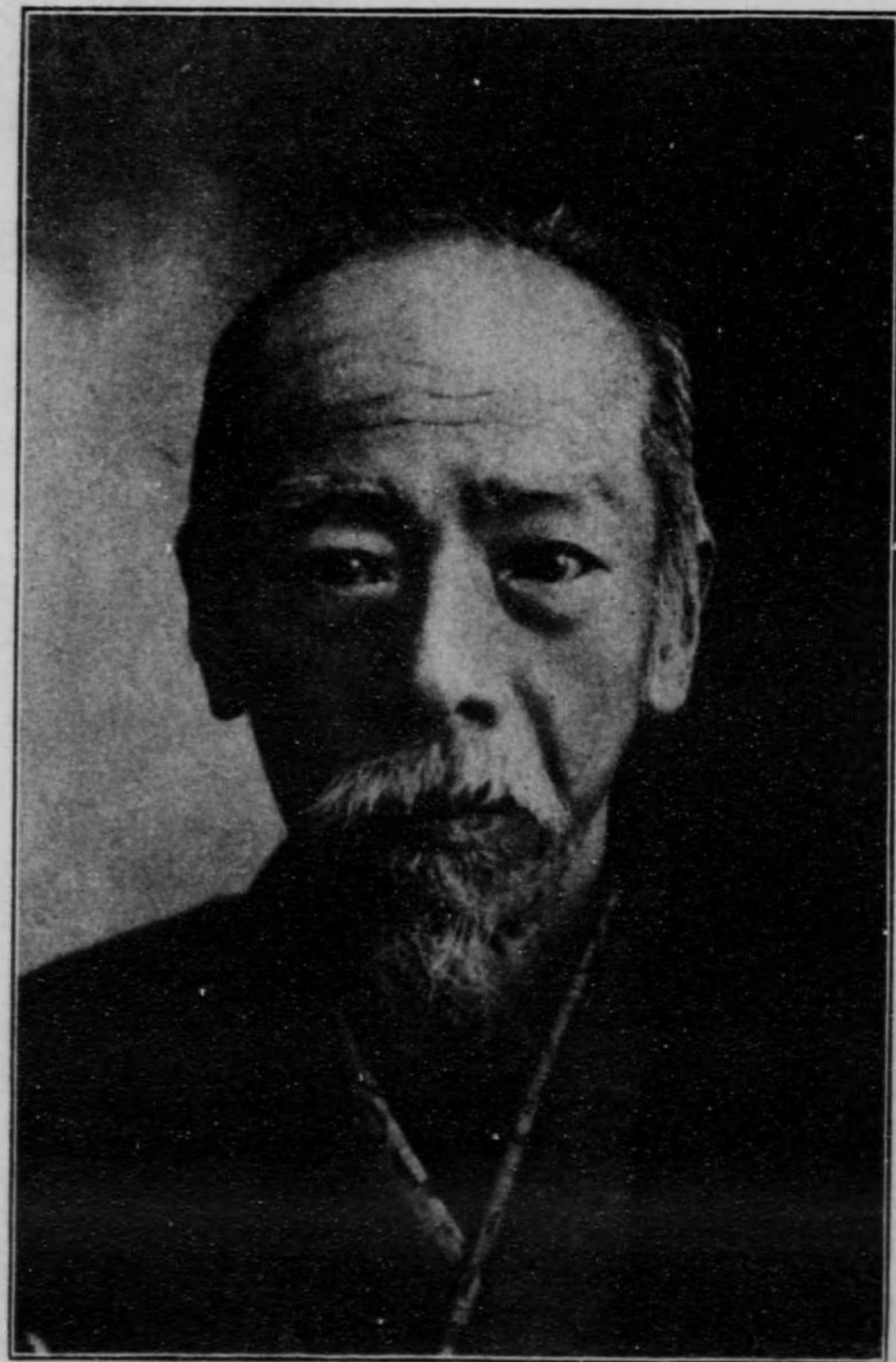
藁



大正

92

購求



梅 堂 翁 肖 像

梅堂翁遺墨

以治壬午五月二十六日飯山同窓會負諸君設筵于九苑玉川樓上
肴酒七碟是日共多之而吾亦陪焉因賦一律謝存雅意云
養老先事傳知久對壽筵七喜是古風因謝堂教任忠宗
岑止惟容等幼孩免海涵是寸香酒滿道峰蒼古彩香
增婚羨六概全銀亥翁性嚴酬善有極 梅堂

名岳依然抽一峰
老教學水留離日忘
隨處皆有吐容
不啻先翁林從
庚辰銀月廿五日
梅堂

梅堂遺稿叙

吾友冲堂之歸道山也。余愕然長大息曰。海南文章熄矣。而冲堂平生所涵育十有餘人。能奮能勵。繼紹師志。文焰不消。沈十餘年。余大美之。去年。梅堂卒。海南文章遂熄矣。梅堂爲人溫厚篤實。自列藩校教官。專心于文學。操觚不倦。齡高愈勤。能殿于藝林。今則已矣。嗚呼痛哉。頃者。其子忠造與門下諸氏謀。編遺稿以上梓。來乞余序。余喜何已。蓋吾讚自古多名士。稱文章淵藪二百年。豈有遽然一掃歸空空乎。想夫讀此稿者。復必感激奮勵。有私淑繼志之舉。乃此稿不獨榘堂不朽。海南文焰遂不熄滅乎哉。乃序以俟。驗云爾。

9. 3. 11

內交

大正八年己未晚秋

藤澤南岳撰

例言

一先人遺稿分爲二卷、上卷輯文、凡二十一篇、下卷輯詩、凡四十七首、大父遺集先人所編、今附卷末、

一先人易簣既歷一裘葛、今茲十一月初五值小祥、因印遺稿、以頒故舊、聊表追遠之意也、

大正八年十一月

嗣子 忠造 謹識

殉死論

一六

三野岩八翁傳

一八

陶隱祖舜傳

二〇

屋島神社碑

二二

梅宮八幡碑

二五

長尾大隅守瑩域碑

二六

長尾巖太君碑

二七

故陸軍步兵少佐熊澤安定君碑陰記

二八

海陸從軍碑

二九

井上文太君墓碣銘

三〇

草薙琴泉翁墓碣銘

三一

記撮煎餅瓢

三三

十河氏嗣子名疏說

三四

跋畫家人物誌

三五

卷之二 詩類

花林朧月

一

曉起涉園

一

祭燕石日柳翁

一

姬巴

一

今治過廢城

二

山中避暑題畫

二

雪中竹

二

鼓邱懷古

二

別兒忠造

三

吉祥寺謁川田甕江先生墓

三

駒籠訪土屋鳳洲翁

三

大原町

三

同

四

際滿洲役貴顯諸子歐米漫游

四

卜居

四

鷹

四

瓜生保母

四

佐久間象山

四

故飯山中學校同窓會席上祭亡友諸子靈賦奠此日

屬端午

四

酬在清人某次韻

五

天長節恭賦

五

社頭杉

五

買花

五

曬書

六

偶興

六

大正元年九月十三日夜遙拜 先帝靈輶

六

拜奠冲堂先生墓

六

武内宿彌

六

白峯懷古

六

荷橋待月

七

春雨

七

祭棕園翁靈

七

綾北雜咏

七

寄題三野二山能遷山房次矢土錦山韻

八

乙卯冬寄青峰根香寺

八

乙卯新年

八

主基齋田歌

九

六石亭詩文拾遺發刊喜賦二絕

九

日進春日將至

九

賦春日田家贈大林坂本村農會長

九

賦呈天山翁座右

一〇

贈宮崎君古體

一〇

賀野上代三郎四十初度

一〇

題鼠啖菜根圖 二

觀音寺雜吟 二

懷亡友山田某 二

山海窟所見分韻 二

附錄

鼓丘遺稿

先君鼓丘君行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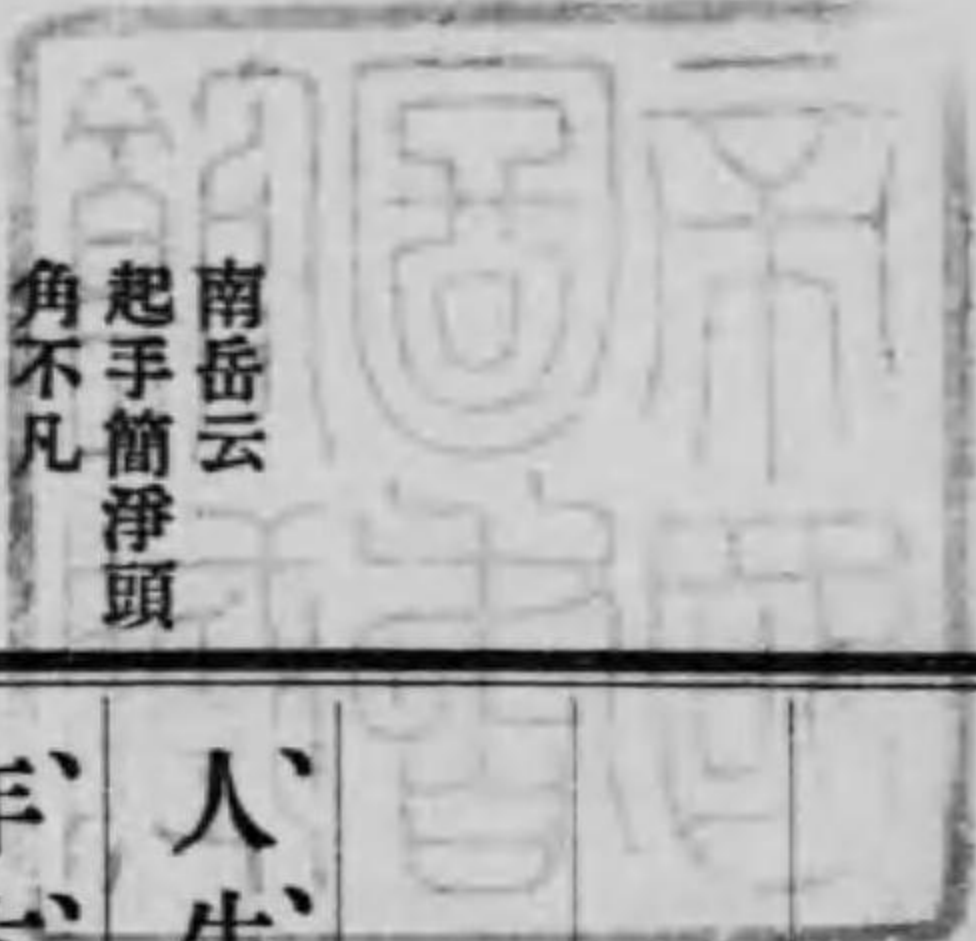
梅堂先生小傳

梅堂遺稿卷一

高松 三土梅堂著 男忠 造輯

奉壽藤澤南岳先生七秩序

人生七十古來稀。此非杜少陵詩乎。人之處世亦難哉。宣今年六十九。俯仰嘆嗟。於我藤澤東咳南岳父子二先生。有所感也。顧嘉永以降。天下形勢一變。時論激昂。發為攘夷。伏為黨禁。殺氣慘愴。人心洶湧。憂國之士。蹈奇禍者。比比是也。方此時東咳先生以高松藩儒員。垂帷于浪華。誘導後進。德川



南岳云
起手簡淨頭
角不凡

又云
雙關時立

又云
未以二人配
偶成兩扇亦
一法

將軍亦聽其講經。名滿天下。行高一世。而無漢家諸賢標榜之嫌。所謂泊園書院者。蔚然盛昌。既而王政維新。舉世奮于功名。爲大官。取青紫。凡少壯志學徒。概出立于朝。方此時南岳先生年纔二十六七。引退不仕。代東晦先生教授。一藩倚安。天下屬望。而不効。晉代處士。偃蹇之爲。所謂泊園書院者。蔚然盛昌。此之謂善處世。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二先生有焉。南岳先生今年齡七十。儒雅宿德。遵奉遺型。鑄造人才。益于國。利于民。其功其績。宣窃以謂不在於近日中興諸公之下。然隱而不顯。所以享天之福祿。誠可賀也。抑宣於先生少長。僅一年。猶同七十也。先生風丰矍鑠。宣精神昏費。

又云
比之過謙以
知君子
又云
結法最奇可
謂嘉頌

先生鬚髮共黑。宣齒牙且不能保。先生讀書日數千言。宣則三四行而氣索。是先生不番善處世。又善處齡。期願彭祖。亦惟意所欲也。蘇子瞻寄刁景純詩曰。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今移以爲先生壽考頌云。

矣。苟欲創業奇闢。貫古今無愧。環萬國無並。與鬼神爭妙。與日月競光乎。階于此。梯于此。研智勵精。要不踟躕模天範地之間。夫如是不先耳目而心爲之先矣。長屋君某數輩意蓋又在于此乎。嗚呼。使登此場者。果如余言。近地方若干萬兄弟之人。智將有駸駸而馳。馳而不止者。是爲序。

好結句

濶大之作宜列明治詩文

戊寅半夏生之日 六石陳人達妄評

送馬嶋春海序 庚辰六月蓋簪行社課題

問其官不足以華身。問其祿不足以飽家。問其力不足以施僕婢。問其威不足以畏鷄犬。其居也與野人無異。其動也有一方伯之貴。猶不及者也。不知者可以爲怪也。長人子襄與余同遊北豫。出入官衙數年。公務之餘。詩酒徵逐。余與之交。稱知己者久矣。乙丑之歲。疫大行于豫。時余妻疾瀕死。加以乳兒悲鳴。余進退維谷。子襄朝夕勵余曰。子醫藥之務有我在焉。幸莫以疾爲念。而余家貧。子襄亦貧。無如之何。余爲泣。子襄亦泣。後幸得疾愈。余自是德子襄之厚矣。丁卯之夏。余奉命將出外。偶逢鄉書至。告以家事屯難。老父憂念。余進退

久保羅谷云
起手從韓文
得來

冲堂先生曰
知己二字是
眼

羅谷云通篇
六泣字尤用
意處其交情
之深可推知
矣

冲堂先生曰
再提

蘿谷云僕亦
為送者之一
人此言誠非
虛誣矣
冲堂先生曰
應首篇
蘿谷云此段
論子襄無遺

憾且行文流
滑絕無滯氣
焉得不批
冲堂先生曰
好句法

冲堂先生曰
三提又曰六
泣字讀者亦
泣
蘿谷云結股
輕々著語却
有餘情

維谷時子襄反覆戒余曰。子國事之勤有。我在焉幸莫以家
為念也。而余身為客。子襄亦為客。無如之何。余為泣。子襄亦
泣。後幸得家安。余自是德子襄之厚矣。今茲庚辰子襄解職
歸其鄉也。自時縣令書記官。至判任屬族。無不愛惜而眷戀
者矣。先歸四五日。送之告別者已滿門。子襄為設酒。以余之
寓廣於子襄之寓也。則移筵于余堂待之。是為其年四月四
日。送者如初。其明五日。延及六日。送者有加無減。是日子襄
著裝而去。送者車數十輛。數里至海瀕。復置酒飲別。時在座
者。概一時貴顯矣。夫子襄之官。不過一月二十價金。何能華
身哉。子襄之祿。不過一日五口粒米。何能飽家哉。子襄之力。

不遑庇妻子。何能施僕婢哉。子襄之威。何能畏鷄犬哉。然而
其致人如斯多也。不獨致人。又隨使之惜。且戀者深也。不知
者。可以為怪也。雖然子襄之致人也。安知非其厚感人。有感
余如前日者而存哉。臨別子襄把余之手曰。長豫一葦。子幸
莫以我不在為念也。余為泣。子襄亦泣。遂書以送行。

冲堂先生曰陣情之語纏綿周匝無筆不到非知己之感何能至
此哉

蘿谷云兄與子襄其於交也所謂意氣相投者宣哉一旦臨別愛
惜戀々而不能措有如斯者也

舟過鼻線瀨記

豫之越智郡。海上延袤十里許。嶋嶼陸續。以達藝薇。照之伊能翁所著沿海實測錄。得其名者九十餘。而猶似略小洲十五六者。其多可知也。而馬嶋與津島。不同一態。則岡島與大下島。亦不可同一視也。其他每島殊面目。殆不遑應酬。而其所過中間。鼻線瀨在焉。歲之庚辰初秋。予受命修地誌。履其郡境也。舟發今治。而至岩城島。此日風恬潮濶。意甚適也。行未里許。而業已在群島之中矣。近者如峰之疊。遠者如雲之浮。已而水折岸迴。境如窮。而又通。舟欲止。而又行。狹如行牆。間曠如出洞中。如過河。如泛湖。一島沒焉。一島現焉。得之前。

冲堂先生曰
柳文後勁

忽焉在後。狹極如下溪。曠極知在海。則岩城島已在前矣。予甚奇其景也。其夜就宿。披翁所著之圖而閱之。所謂鼻線瀨者。不過爲溪水回環之間耳。而溪口爲平湖者。爲大島。伯方島。大三島鼎峙之處。故海水爲一大又匯。而入匯之前。大島與大三島。左右兩岬稍相迫。爲隨堤並行之勢。水則直爲河流也。出匯之後。代以大三島與伯方島。而其迫者愈迫。一凹一凸。互爲吞噬之勢。水則屈爲武夷九曲。而向之馬嶋與津島。與藝之生口諸島。迭來當其前後者。如人之自人後窺物。或露半面。而半面猶掩。或眉目已見。而口鼻猶未得。自物之處觀之。多見其奇也。故其爲境。一闔一闢。每闔改觀。每闔括

冲堂先生曰
能狀難狀

眼。一景新一景。而河水之赴湖與溪水赴海之勢。自爲奔湍也。舟過如駛。前景未辭。後景已接。自前與自後。其一景新一景者。更一景新一景。而以圖中所示方位。與形勢較之。舟行所由。一一有憑据矣。翁學長推步。觀之天象。察之地理。測之有術。修之有法。土地向背。與山海位置。備悉區域。毫釐不差者。足以知此景奇愈奇。而翁之學精愈精也。於是乎記。

冲堂先生曰一篇文字有照應有波瀾有關鎖首尾貫穿真個佳製矣

久保蘿谷云此篇叙景狀物畫手不及而絕無論說之言結語亦輕妙餘音嫻々甚得記文之體矣

有豐臣氏哉。且元知其然也。嘗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助信雄。先公知其然也。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否則禍將不測。是且元之言誠當矣。而他諸臣之念。無一及于此者。常以疑家康。常以拒家康。或謂家康褻視嗣君。或謂家康負太閤。終爲三成治長等所賣。費財構兵。自以取覆滅。噫。是皆不免屬國視於德川氏之爲誤矣。抑豐臣氏舊臣。可稱忠鯁者。獨清正在焉。家康使人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鬣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拒之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鬣以爲之藉。則肅然。然無有搖撼之患。徹大坂邸。是

冲堂先生云
照應

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去一鬣。鬣重於毀一城郭。是雖固私語。爲清正者。豈知其非出家康之意哉。蓋其意謂不爲此豪邁之言。不足以破家康之膽。然方是時。家康之威風。殆遍天下。而四方豪傑服從者。如雲如雨。家康雖怯。何畏一清正之鬣。是特設此戲。以試豐臣氏君臣情僞如何耳。清正是之不察。爲斯輕忽之荅者。吾安知其不失家康之驩心哉。清正而且然。其他可推知也。且元知其然也。東西奔走。常彌縫其間。惴惴焉。惟有失墜之恐。蓋其意謂不如此。非所以親德川氏也。非所以輔秀賴也。吾謂且元所思三策。一而得行之乎。爲秀賴者。縱令雖不能完太閤封

冲堂先生云
允論

冲堂先生云
收拾絕佳

爵無疑於東西兩立。爲儼然大諸侯。嗚呼如且元者。可謂能盡輔導之職也。然其謀不行。愧懣以死。誠可哀哉。秀賴至二條城。與家康相見也。清正爲之監護。歸出短力于懷中。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所謂臨大節不可奪者。則有之。若其謂可託六尺之孤乎。能報太閤之恩者。且元在焉。

冲堂先生云揣摩當時之形勢毫無滲漏片桐氏得知己於泉下矣

冲堂先生云
起手不設冒
頭却妙

德川家康論 庚辰四月蓋管行社課題

豐臣氏奪之。織田氏。織田氏奪之。足利氏。足利氏奪之。源氏。其不奪之。而得之者。獨德川家康爲然矣。蓋家康之得天下者。人讓之。而我受之。故所受者。常在于我。不爲人所奪。是則織田豐臣諸氏之所以不及德川氏者。遠乎。外史氏曰。德川之得天下。不在大阪。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吾亦云然。然外史氏所謂特論家康之武略爾。若其謂破姦雄之膽。服天下之心乎。家康无一不出義者矣。苟取其義也。家康之定天下。謂之在於信長請和之日可也。何者。家康幼孤質駿河。義元其極凌辱。甚至衣食不給。而歲收我食。月戰我

冲堂先生云
義字一篇骨
子後屢提之

兵。每餒我於敵鋒。每陷我於死地。家康之於義元。雖名有父子之誼。其實有仇讎之怨。故義元斃於桶峽。爲家康者。宜乘此時。霽其積年之憤也。屬織田氏可也。背氏真可也。而家康則不然。戀義元猶子之於父。其還岡崎城也。曰。義元生前。未有還我之言。今乘其死。取之不義也。駐軍于外三日。及駿河守將棄去。乃入。是家康之志可以知也。爾來敵義元之敵子。義元之子。無動不爲義元者矣。信長望西上。而懼武田氏追攝也。則請和家康。以爲之後拒。論者以爲信長謂家康之武略可倚也。故屈節請和。吾謂不然。何則。當是時。未有姉川之戰也。未有長篠之戰也。爲家康者。不過鎖尾一放孤豚耳。信

冲堂先生云
好句法

長何由頓信家康之武略哉。是特感家康之義也。夫家康以亡將之屬國。一旦接天下之強國。其勢在朝夕也。然而剛強不撓。織田動被其搏噬。是自非重義忘利。誓死無貳。毅然大丈夫。孰能至此哉。故家康之所以抗信長者。乃信長之所以感家康也。方此時。天下之豪傑。其強大與智畧。無一出信長之右者。故信長而一屈節也。天下之事。孰不屬望家康者。其後駿河諸族相尋請降。亦可以見矣。抑家康一意守義。故人之接之。亦不得以義也。信長征武田氏。以其駿河歸我。秀吉征北條氏。以其關八州歸我。或以膏腴。或以要害。信長秀吉。豈不知之。是無他家。家康能爲義動。能爲義勞。以故秀吉信

冲堂先生云
運用四義字
斡旋巧甚

長者亦能為義讓。亦能為義割。且其初誓織田氏也。信長曰。織田氏保天下。德川氏為之屬國。德川氏保天下。織田氏為之屬國。秀吉臨死。謂家康曰。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又曰。秀賴幼弱。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一在卿之心。是信長重家康之義也。故信長為家康讓天下。秀吉重家康之義。故秀吉為家康讓天下也。然則信長死而國亡。秀吉死而孺子不當立也。何在於小牧焉。何在於大阪焉。而其扶孤諭暗。何其至哉。是亦義矣。由此觀之。信長之信家康。在於其助。今川氏之日。而秀吉之信家康。亦知其在於助。織田氏之日也。嗚呼。以義繼義。人讓而我受之。孰謂家康詐謬也。吾謂織田

冲堂先生云
願前
又云絕好結
局

豐臣諸氏以詐。家康以義。織田豐臣諸氏以力。家康以德。謂之同一將門。吾為家康愧之。

豐臣秀吉論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閤是也。以其武者國體則然。而文教自存焉。太閤知國體之在武也。一意以威勝。自謂不。如是莫足以痛懲亂臣賊子矣。故雖武夫猛將必大威而大懲。甚則塑像且不免屈辱。然其實急于濟世。苟君君臣臣父子子乎他不顧也。宜哉動以天下讓人也。世以楠公為古。今勤王稱首。然太閤易地亦然矣。其不出于此者。在一時立國威。而王政亦可復也。蓋應仁以來七道分裂。喪亂相尋。如當時隆景之言。而天下大經大法殆滅。國異其政。人事其主。大權之下移者。愈遠愈分。比之將軍執權之初。未可同年而

冲堂云
奇論粗論筆
力能副

斷案

再提

語也。然則爲之如何。曰。莫以漸若焉。夫其以漸也。不得不姑仍武治。而要歸之天子耳。故曰。太閤之心。乃楠氏之心也。而征韓之事。不與焉。予嘗以爲秀吉以僞。家康以義。然是特論將門讓奪之跡云爾。以其國家之重乎。家康不若秀吉之忠且勤勞也。而外史氏以家康爲撥亂之功者。誤矣。夫家康之有天下也。猶太閤取以與之者。家康何與有力。譬諸一家太閤創業也。家康守成也。撥亂之功。將屬誰乎。今夫天降淫雨。寢濕偏死。民皆訴屈。倏而霹靂一聲。破碎瓦石。拔挺牆屋。其疾不遑掩耳。少焉殷殷之響。猶在近。而既已見日月皎然矣。數十日懊惱之疾。一轉瞬而愈。人不能自揣知者何。是藥之

著一喻

取證不一而足

以威也。太閤撥亂未始不出於此。以故其用兵。常貴迅速。觀之於山崎之戰。如雷隕頭。是震其威也。其於長湫。如虎憑嶠。是養其威也。其於後北條及島津氏。見蛟龍乘雲雨之勢。是威之旺也。而不獨用之攻守際。雖和好之事。亦復莫不然矣。元親納降也。曰。汝首隕我戈下。政宗見軍門也。曰。討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夫戰威和威。攻威守威。八面皆鋒。無不用威者焉。而言必繫之天子。曰。不朝覲。曰。王職不供。於後北條其他諸氏。亦可見也。以示有號令之所由出。乃知太閤之威。足以能大一統矣。比之孔子之春秋。誰曰不可。或曰。太閤以威者良善。然比之楠公。未盡其說。曰。楠公何人也。不過

三提

王室而中興。天子親大政之素志焉耳。太閤亦然。何以謂之以其能再中興之基也。請試論之。太閤初冒平氏。後改藤原氏。捨將軍而取關白。雖有教之者。固非其所望也。謂人臣而攝萬機。法當如此。而後天下後世庶幾有所則。故平生身未嘗離近畿。入相出將。日夕勤勞。而大禮大典亦多舉矣。雖楠公莫以加焉。且太閤友愛。事母夫人至孝。其所以盡乎王室者。蓋德性自然。而其不奉還大政者。固有大活眼存焉。夫王政之移武門。始於源氏。閱幾百年。而其間暫復永移。元弘之業。又不克有終也。人心嚮背之所分。雖太閤勢不能為也。夫勢不能為也。寧不若由勢而制之。之為愈也。譬之行路人。

四提

再噴珠巧

鮮滴孕落語
妙

就本事結局
絕妙

往費一日。則還亦費一日。往費一歲。則還亦費一歲。安有幾百年移。而一朝夕復哉。要示之以往。則還耳。太閤亦勤王哉。夫鮮滴一凝。而天地人物生其間。以武以勇。足以能統一海內。僭服夷狄。至哉。神祖建國創基之旨也。而其能遵奉于茲者。古今獨豐。太閤在焉。觀其荅韓使辭曰。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二尊所降。鑑是其或然也。

壬午小雪後三日

達妄批

自國體上立論出一奇軸筆力遒勁後段更生色片山翁之評盡矣故不敢贅

壬午小雪後五日

辱知

橙齋渡邊中妄評

殉死論

鈞是殉死也。或發於情。或發於義。發於情者。其弊也。偏於私。愛發於義者。其弊也。嫌於強迫。與詭激。故識者忌焉。惟其情至義至。外不以欺於世。內不以愧於心者。聖人與而鬼神感焉。大正元年九月十三日。先帝靈輻發宮城也。陸軍大將兼學習院長伯爵乃木希典君自刃殉死。是情至義至。聖人與而鬼神感焉者也。宜哉。天下歎稱痛惜。措不措也。或曰。明治大正之際。以堯舜為君。以禹稷益皋陶為臣。天子恩眷之所注。豈有復彼此厚薄哉。故文武百官之所以奉侍左右者。豈是至公至正。豈有復挾私于其間。而獨自異者哉。而大

棟園云起得堂

南岳云句法棟園云是一篇骨髓

棟云抑而又揚之

南岳云佳句
南欽云章法
甚妙

南欽云波瀾
橫溢融肖韓
文公

棟云能識其
心事

將之所爲似不免少有疑。余曰否不然。大將之所爲勢使之然也。蓋大將決死久。一於西南之役。二於旅順之戰。而至於先帝大行事。適發焉。水之清發成章者勢也。故大將之死。山崩海立。逢大故。大發孰能禦之。大將殉死前二日。謁皇太子於東宮。獻中朝事實者一卷。因淳々有所啓沃。言皆公明正大。其愛君心與諸葛武侯出師表相表裏。聞者淚墮。大將於皇太子如此。乃知大將之厚於聖子。於神孫。所謂七生人間不爲藩屏于皇室不已。豈屑々于一死而有獨自異者云哉。余保其萬々無之也。以此推之。當時大將意謂我之決死久。而所以今猶隱忍者。以大國侵凌耳。以強虜陸梁

棟云餘波及
秦穆田橫是
反映

南岳云引楠
公妙

棟云應上之
聖人

耳。今也幸而海內無事。又安。又不幸而天子崩御。而適我墓木既已拱矣。所以奉侍先帝於冥莫者。方相須至。庶幾奉慰無聊。是其情至義至。勢使之然也。故余曰雖謂迹殉死。其實殉節極大者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秦穆公賢明。齊田橫義氣。事皆不能出於此。所以遺憾千古也。余謂大將之死。非有獨異於先帝者。而亡身全節。忠於先帝者。無以加矣。大將之死。非有求於天下後世。而重綱常。序彝倫。所以則於天下後世者。亦無以加矣。抑楠公唱之。千歲之前。大將和之。於千歲之後。吹埙吹篴。洋々乎其聲盈天地。於戲乎。盛矣哉。或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聖人俑且惡之。而與殉死

者果何書見也。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若孔子死。顏淵死。非殉死而何也。是亦殉節也。作殉死論。

掠云結得堂
南畝云一結
匪夷所思

藤澤南岳翁云殉死則垂仁帝時禁之。靈元天皇時再嚴禁之。乃木軍將豈犯禁者乎。此篇辨明盡力而文章亦節制有法。才華可欽。

植田南畝云殉死殉節議論懇到痛切。感人心。關世教。自非深於聖經者。決不能也。

三野岩八翁傳

我讚富豪稱素封者。不下數十百家。其中可以長者論者。又有六七家。三野岩八翁其一也。三野氏本姓物部氏。世居綾北高屋村。襲稱平治郎。五世平治郎有遠略。延寶中始築今高屋鹽田。因管本村及左右沿海六村。魚鹽俗稱浦莊屋。猶謂海濱邑宰也。世繼其職。十二世平治郎爲人豪放。欲一舉得機利。數開拓海岸。而逢海溢不果。資產爲之傾。歷十三世平治郎。取鄰邑川岡著姓白石權平五男岩八爲義子。舉家政委之。是爲十四世平治郎。翁卽是也。翁憂勤惕厲。能幹父業。居二十年。產殖倍舊。翁自奉儉薄。然性不膏。明治中軍國

土屋鳳洲云
桑土綱繆有
先見之明

多事。每納大金於官。曰。緩急無辦。惡用資產。為哉。有漢卜式
氣慨。每朝早起。歷拜邑中所祀神佛。曰。吾非徒祈福利也。吾
因以察天候為防備。所以我海壩一帶。少風波害也。吾因以
勤存恤。所以小民和集。奮力役也。邦俗佃業。小農假豪農田。
謂之小作。義猶主於僕。而近年如我綾北。每凶荒爭租入。相
敵視者。往往有之。翁深憂之。曰。是傷風俗者。我家幸無之。今
而無所備。後必噬臍。私設小作條例。立教訓。徵發期會。三門。
春秋集小作讀之。請郡吏臨焉。居二年。惡弊悉除。蓋聞翁風
愧也。翁善本山寺佳僧實毅。實毅禪壇推為智囊。而實毅每
有大計畫。必來諮翁。決之。翁與實毅。修陰陽學。平生處事。必

鳳洲云亦綱
繆之教

鳳洲云一贊
秀發韻致可
喜

鳳洲云一結
不多著語尤
妙

謀之時日方位。人或謂拘忌翁云。翁夙移植大松數百株于
屋後。鬱然森然。近者又滋栽培。翁顧笑曰。有是哉。遲々晚翠。
翁齡今年六十八。有二子。曰有曰尚。皆好學。

梅堂云。余頃寓高屋。其地右山左海。浦漱縈迴。所謂伊人在
水一方也。一日詣三野氏五世所創祀。鹽釜明神祠。當時所
栽。日向松者。今皆連抱。虬龍倚空。一見足以知為數百年前
物也。故老云。讚岐鹽田。以寶曆中。高松藩主源穆公所築。渴
元為嚆矢。而不問高屋鹽田之在延寶中。何也。

藤濟南岳云。行文有節節說得益高。到贊則全學龍門子筆意。

感服敬服

日下勺水云此老友三土梅堂翁作所整齊雅潔法度秩然蓋海南巨擘也戊午八月初三於琴平華壇

陶隱祖舜傳

土屋鳳洲曰
一起得勢

祖舜清介士也。其與衆處昂然如野鶴在鷄群。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所以號祖舜也。祖舜通和漢之學。善王右軍書法。寫生畫則不學而能有應。舉遺風。高松藩末造。一任僚屬。出入于議事軍務會計諸局。以功列士籍。尋爲郡邑教授。置香川縣也。舉於勸業委員。爲知縣林氏所重。後退陶於高松城西香西。性好行樂。到處設窯。小豆島有閑霞溪燒。八島有嶺巖燒。皆祖舜所製。傳爲名品。近移住于高松。技益進。其所製器不用模型。以指頭捏造。自聚樂來者。而無聚樂淫靡。有高麗磁光澤。兼交趾瓷雅致。先是讚岐有平賀

又云描寫詳盡

又云一句簡切

又云叙二人言易論贊妙

又云未尾一波更妙

源內紀多小利平。為天下名工。祖舜取釉藥典型於二人。別立一案。其如茶褐色。放斑紋。濃青地帶金色。茶道家夙所欣賞。不許他人步趨。祖舜所居室。扁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八字。其抱負可知矣。祖舜平生與尾形多五郎中桐絢海交善。三人相視莫逆於心。祖舜曰。絢海韻致有餘。多五郎審世情。皆有用之材也。絢海曰。祖舜陶器。一々凝精神。故碗碟缸瓮。皆成鼎呂。多五郎曰。然祖舜以有為之才。遭逢清時。當大有所貢獻。陶器僅其一事耳。祖舜姓久保。稱駒吉。

梅堂云比友人高坂柳軒會客點茶。忽見數點白影浮碗底。有閒栩栩。然為蝴蝶。柳軒歎賞不措。碗則數年前祖舜所製云。

鳳洲云用筆飄々能寫祖舜為人與工技文亦自然帶仙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中村三蕉曰
孝敬一篇極
紐以功德陪
機焉
藤澤商岳曰
起手莊殿得
體孝敬二字
一篇骨子
川田金江曰
立按本於此
一句

屋嶋神社碑

今。上。孝。敬。慎。終。追。遠。修。祠。廟。奠。神。階。自。公。侯。至。士。庶。先。生。有
功。德。者。皆。列。祀。典。風。化。所。及。海。內。士。民。興。敬。興。孝。董。竊。以。為
屋。嶋。神。社。之。所。以。永。久。而。彌。昌。者。蓋。以。此。也。昔。者。高。松。藩。祖
源。英。公。創。建。東。照。宮。祠。於。讚。岐。香。川。郡。宮。脇。村。文。化。十。二。年
八。世。孫。諱。賴。儀。移。之。於。山。田。郡。東。瀉。元。村。明。治。七。年。九。月。十
五。日。

官。命。列。縣。社。號。屋。嶋。神。社。於。此。衆。相。議。曰。祠。即。公。之。所。創。而
公。英。邁。克。肖。東。照。宮。不。可。以。不。配。享。焉。乃。請。之。於。官。見。許。十
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遷。佛。生。山。法。然。寺。所。安。遺。影。於。此。夫。東

川田瓮江曰
又提一句爲
下文地

藤澤南岳曰
英公事業以
揭大概爲得
體
中村三蕉曰
是功業細目

藤澤南岳曰
事逐段而詳
意隨筆以暢
極緻極巧真
是大手筆

中村三蕉曰
勤王志篤能
奉尊兄義公
之訓者

川田瓮江曰
東住有力

中村三蕉曰
自廟宇殿肅
及屋山航嶽
使人悚然起
敬

照宮鴻業有不待言者。而源英公。創建基業。經紀南服。其功德亦不可沒也。謹按公諱賴重。水戶中納言諱賴房長子。贈大納言諱光圀同母兄。於東照宮爲孫。姓源。英公其諡也。寬永十六年封常陸下館五万石。尋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十九年徙封於此。食十二万石。二十年開牧場於寒川郡大串山。明年埋樋於高松市中。縱橫引泉。俾民飽飲。又明年大旱。新設陂池四百有六。慶安元年。畜牛於庵治小島。所謂野牛島是也。後又修道路。築河堤。殖山木。拓海墾。今本州鹽田爲海內所推實。發端於公。不特此也。崇明祀。重儒術。舉賢良。褒忠義。風教大行。爲幕府巡檢使所稱揚。明曆二年。

後西院帝即位。公代大將軍入朝賀之。獻金銀棉帛。帝嘉賞。賜以御劔。特詔叙從四位。拜左近衛少將。公感激益尊奉王室。嘗修白峯陵。納祀田。上書幕府。請舉朝觀舊典。凡此功德。足以廟食千載矣。初祠宇之建也。其制模倣日光。壯嚴可知焉。後六十年。王政維新。藩侯納土徙東京。而臣子之在國者。奉祀惟謹。及配享公。益加修治。所謂光德講者。募義金。永供粢盛。是亦敬之至也。董拜香川縣知事之三月。衆與公裔孫正四位伯爵松平君相議。樹碑社前。求文於董。董幕府舊臣。於公與東照

又曰自源平之亂及昭代昌平祥煙鬱起紙上

藤澤南岳曰此段最佳

中村三蕉曰三項三收無復遺憾矣

川田瓮江曰應首段尤有筆力

中村三蕉曰公之在世即世思民之誠

幽明無隔揭得炳焉

藤澤南岳曰銘辭洪大得蘇家神髓

宮祀事。義不可辭。於是宿齋往拜其祠。祠在山麓。正南面。陽翼然秩然。使人肅然起敬。而山勢岬嶺。樹色蒼蔚。景致可愛。因諭衆曰。夫所謂屋嶋者。源平戰爭之地。當時衆心疑懼。草木皆兵。見其可畏。不見可愛。嗚呼。均是山也。對之者。一懼一樂。古今異情。諸君知其由乎。衆合辭答曰。雖由英公與東照宮之賜乎。抑又。

聖天子之賜也。董喜乃謹記之。且系以詩曰。

不騫不崩。讚山葱々。不波不瀾。讚水溶々。

千秋萬歲。民有思公。天人相應。公祿無窮。

公在廟位。朝思年豐。公在堂奧。暮思俗隆。

春秋從享。陪於烈祖。明神降格。考々其鼓。

讚人匪解。覲賽絲々。祭以時物。山美海鮮。

川田瓮江曰。媿々千言逐段叙事。布施井然。文品頗高。此種題

目尤難着筆。足以見作者之苦心。

陽曆重九

梅宮八幡碑

綾歌郡王越村梅宮八幡祀 仲哀天皇神功皇后應神天皇傳云神功皇后征三韓途登此山祭天神地祇禱安胎平戎二事村名所以曰王越也又云梅邦訓通產婦人禱者多有驗村名所以初曰乃生也明治三十七八年之役祠官福家資安禱戰捷致齊散齊二十閱月之久一日匪懈既而王師凱旋本村從軍壯丁七十一人而陣亡者僅六人父老以為神之冥護默佑相謀欲建碑傳其事請文予予曰夫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神也此有人言必忠信行必篤敬也父喜而育之君愛而祿之神之冥護默佑豈外

土屋鳳洲云
神聖靈蹟

鳳洲云總收
有法

又云一派暗
映起首亦妙

於此理哉。嗚呼。王越壯丁臨戰。所謂君命泰山。視死如歸。蹈
危冒險。踊躍奮迅。以能盡臣子之分。所以叙勳。恩卹賜賚。相
因也。祠宮祈請之效。亦可以見矣。先是元祿中。舊高松藩主
源常公。命儒臣菊池武雅。纂錄梅宮緣起。神靈之著。蓋非一
日也。銘曰。

王越之山。挺援地軸。海潤天空。風氣清淑。

千里遠望。八蠻率服。

鳳洲云一篇用筆莊重所以為佳

長尾大隅守瑩域碑

長尾佐岡山。實長尾大隅守世々墳墓地也。按長尾氏先出
自橘諸兄公。世居讚岐三野郡詫間宮岬。鎌倉府時。有詫間
讚岐守者顯焉。貞治元年。海崎元高援細川賴之。攻高屋城。
有功。受封於長尾炭所岡田栗隈四村。因城長尾徙居焉。稱
長尾大隅守。與支族炭所栗隈。合稱長尾三家。有聲望。後七
世高勝。食邑跨阿野鶴足那珂多度三野豐田六郡。天正七
年四月。與長曾我部元親戰。敗自殺。及豐公南征。失城邑。子
孫散處。間有稱岡田氏。又片岡氏者。而長尾氏瑩域。至明治
初。有香花院佐岡寺。尙嚴存云。頃者。未裔族屬胥謀。建碑標

之亦可謂厚於本也。銘曰。

割據偏安。樵蘇樂業。名蹟宜敬。何啻末葉。

藤澤南岳翁曰完全可以不朽

又云簡明

長尾巖太君碑

幼童之學。重在養良智良能。龍猪之判。實決于此矣。爲之表率者。所係亦大乎哉。長尾巖太君。綾歌郡羽床村人也。成童卒業乎飯山中學校。後受諸檢定試驗。歷任羽床岡田瀧宮山田山內尋常及高等小學校訓導校長。二十餘年。勤勉如一日。所至有聲。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年僅四十二。病歿。君爲人。小心翼翼。少如老成人。其接兒童也。常潛思古道。慮性偏以輔翼之。防才過以警戒之。蓋於所以培根達枝者。可謂盡矣。惜夫其壽不長。頃者。向之五村志士胥謀。建碑于羽床古城址。以表追慕之意。屬文于余。余與君有舊。義不可辭。因系

之銘曰。

羽床之城。維昔屬誰。城將伊豆。稱爲熊羆。
文武雖異。聲望差池。俯仰昔今。墮淚一碑。

藤澤南岳翁云不磨之語

又云變句法先數其年齡所以惜之

又云地靈可想

故陸軍步兵少佐熊澤安定君碑陰記

君諱安定。熊澤其氏。仙臺藩士伊豫之助君諱安高第四子。妣大松澤氏。以嘉永五年七月十五日生。明治四年十一月。年二十一。入仙臺鎮臺。累進軍曹。六年九月。擢入陸軍戶山學校。十年以步兵少尉。討鹿兒島賊。十二年三月。進中尉。尋叙從七位。十八年六月。轉丸龜步兵第十二聯隊。二十年四第。進大尉。叙勳六等。二十二年五月。叙正七位勳五等。二十七八年之役。戰于平壤。于九連城。于鳳凰城。于崔家房。于草河旁近。尋轉第一軍民政廳出仕。以功任步兵少佐。叙正六位勳四等。賜旭日小綬章。三十七年二月。外警告急。於是補

第二師團停車場司令官。十一月。轉第八師團第五十六聯隊第二大隊長。三十八年二月。率隊兵至廣島。病發。療養五閱月卒。實是年七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四。葬遺骸于仙臺北山輪王寺域內。諡曰利生院釋義海。明年二月。特追贈正五位。君爲人訥々寡默。外如無能。而中實明察。平居翫刀劍及書畫。又主張廢物利用說。潛心覃究。時有所得。必以告人。其際出征也。著銃槍辨論。蓋亦有所資焉。配平田氏。生一男三女。男安尙。襲用祖父名也。今爲丸龜中學校生徒。是所以囑記於余也。

土屋鳳洲云淡々平叙至末幅寫出少佐爲人其人躍々欲出

海陸從軍碑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役。海陸從軍之兵士。出自讚岐綾歌郡府中村者。二十人。而皆能倔强凌敵。凱旋之日。有拜金鵝勳章。年賜金百圓者。何其光榮也。恭惟古昔王政之盛。此府中國府所在。而菅紀二公。前後蒞境。乃知村民之所以潤王化者。有本有源。宜矣。其發于此也。忠勇義烈。有如是者乎哉。詩人兔置不足言也。碑以貽于後。銘曰。

晝茅宵綯。力田奉上。一旦服武。踊躍兵仗。
我武維揚。資爾丁壯。深入不毛。不毒不瘴。
乃獲乃馘。歸獻上將。戰勝無誇。受賞克讓。

梅堂遺稿 卷一
爰凱爰旋。愛解厥鞬。我征聿至。甫田依傍。
誰救飢外。身得無羨。誰納稻內。室有春釀。
皇恩海嶽。兵農一樣。

藤澤南岳云銘字堂々可以不朽其人

井上文太君墓碣銘

人以正直行。邑倚其人。以立正直之人。謂之邑之基礎。可矣。
井上君文太之於坂出町是也。君以天保十三年六月八日。
生于讚岐坂出。以大正二年九月四日。歿于坂出。得年七十。
二。釋氏諡曰俊聽院郁譽昭道文翁居士。概君一生。其二十。
之三十。區戶長于坂出。三十之四十。郡書記或村長于坂出。
四十之五十。郵便電信局長于坂出。而五十六。則爲坂出。
町長。自餘屬托云。委員云。不可勝記也。明治三十九年九月。
官賞滿洲役文吏功勞也。君拜受七等青色桐葉章。其六月。
赤十字社長贈銀杯。其他賜賚。不遑枚舉。君爲人。外似躁急。

而內實慎密。平生所爲無弗出于義者。以故于官于民。一則君。二則君。是豈非其人正直之效耶。坂出致今日隆昌。蓋有所基焉。君父曰彌總次。母武田氏。世爲坂出著姓。夙列士籍。配柳原氏。生四男三女。長男嘉門爲步兵中尉。殉于滿洲戰。二男嘉逸嗣。君晚著坂出沿革誌。彪然大冊。亦可觀云。銘云。

山稱壺平。長鎮坂邑。其麓有人。德與名立。

土屋鳳洲云以正直行義貫之中間叙官歷處用筆簡練

草薙琴泉翁墓碣銘

鈞是繪畫也。惟孝悌之人爲此。是爲尊。草薙琴泉翁庶幾乎。草薙氏讚岐綾歌岡田著姓。近世至琴水先生。有故養隣邑西福寺主鹽田氏子爲嗣。翁是也。少志儒術。篤孝悌。其當家也。小心翼翼。常憂付託不效。以遺先生羞。自戒自勵。琴水先生夙善岸派繪畫。翁謂畫雖先人餘業。亦不可不繼之。乃自龍鳳麒麟之大。至于花卉蟲魚之細。凡係先生手澤者。月摹數百千通。數年之後。卓然成一家。瓌奇絕倫之作。續々出于世。如善通寺飛瀑。金藏寺群鶴。蓋其一二也。翁素多藝。和歌俳諧茶道。亦皆有造詣。以故交際極博。風流文雅之士。相踵

于門。其崇奉宗教也。年一詣京都本山。因與諸名家。討論唱和。所以翁畫有遠音也。明治十八年。推爲村會議員。後經二十年之久。邑無閒言。人以爲孝悌所推。性好施與。諸義捐隱卹。時出大金濟之。翁自畫。或獻或贈。屢被褒賞。晚年。田產亦殖倍舊。云。翁一日從畫事。頸上肉突起。急往京都大學病院乞治療。先是翁第五子芳。修畫學在京都。因侍疾。院長呼之別室諭曰。尊翁疾謂之肉腫。無術可施也。芳泣退。而竟不起。實大正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十八日。殯洛東澁谷。興正寺支族龍華院主臨。諡曰琴泉院秀善居士。二十四日。葬本村國吉先塋之次。地方名士盡集。儀至齊肅云。

先是主基田公會堂成。請翁壁松鶴圖。翁固辭再三。後終聽。於是齋戒薰沐。旬餘卒業。蓋窮岸派蘊奧者。凡手不能窺也。後無幾。翁寢疾。安知非翁之孝義。天特假日月以成之哉。是爲絕筆。翁通稱鹿丸。其配則琴水先生息女。產七男二女。長子秀三承後。頃日芳銜秀三命。來請余曰。願得先生文上父墓。余於翁交有素。於秀三嘗爲中醫師。且聞芳哀慕也。不忍以病老固辭。乃歷叙翁之終始。以塞責。取翁辭世和歌二首。以代銘云爾。

土屋鳳洲云碑文往往易入枯寂此篇叙述繪畫覺文字自然有精采也

藤澤南岳云叙事明暢呼應得宜

記撮煎餅瓢

瓢係東本願寺法主所愛翫。有故讓之檀越三谷氏。大膚寸。半身以下似倒懸佛手柑。五指參差向內鉤。結不解。如撮煎餅者。因名曰撮煎餅。雖不雅馴。有差可擬者。皮膚纖細珠明。玉潤。雖形屈乎外。神則旺乎中。易云。困。亨。貞。大人吉。余一見有感。遂記。

鳳洲云中間形容逼真末幅發感小品佳境

十河氏嗣子名疏說

友人十河文平始舉男。請余命名。余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取於物為假。今將取於河水。謂疏。禹疏九河是也。夫水者河海而浩洋淼漫。池澤而渟畜涵深。其形雖異而其實則各疏通以能成大用也。且考系譜。讚岐十河氏胤于國造神櫛王。正平中有十河吉保者。勇而善謀。募同姓勤王。南方風氣一歸清冽矣。自是讚岐多忠臣孝子。茲知疏通之用。不止水焉。河海之大。疏通之用。余於今息有望也。文平曰。善。既名是為說。某年月日。

疏字切其姓佳甚

引世譜太妙

結束得法

南岳云文勢亦如流泉混々潤澤所及知是三百里

跋畫家人物誌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學者於著述。尤不可不加意于此也。竹坡老人比著讚岐畫家人物誌。所載姓名雅號外。不過一二要領。凡有疑者闕如。此之謂著述可信者。清人張浦山著畫徵錄。某畫山水。某寫花卉云外。一字不苟下。所以慎之也。近者坊間著述之夥。概浮華而無實。何信之望乎。所以置一言乎後也。

鳳洲云信字
實一篇

梅堂遺稿卷二

高松 三土梅堂著

男 忠造 輯

花林朧月

片山冲堂先生云善發題意

天色如眠淡月規。幾株花樹欲薰時。此中成就蘇詩妙。一夜朦朧知屬誰。

曉起涉園

中村三蕉云全篇如蘇余尤愛此等詩格

三五禽聲呼出叢。追凉人已到牆東。溫衣香露灑如雨。黃蜀葵高綻曉風。

祭燕石日柳翁

冲堂先生云其陣堂々又云彼此相形又云春秋二花相為始卒

柏崎之驛大櫻碑。追諡旌表天一涯。想見當年臨死驅賊狀。忠憤凜々。有餘威。君夙慷慨王室卑。排擊幕吏屢履危。簡拔者誰是松菊。記室一朝從六師。君逝無幾公又逝。九泉之下永同世。不羨公之遂功名。共是忠義心所繫。嗚呼人生窮通失耶得。自有雄名不消息。當此芳宜花滿時。祭君精靈見秀色。翁有愛芳宜花詩故及

姬巴

綺羅身化薛蘿身。水性雲情不帶塵。却笑仇家遺一妾。枉將歌舞唱陽春。

久保蘿谷云完作

又云不愧古樂府

今治過廢城

昨閣今祠吟眼迷。桑蒼銜感試攀躋。檜原山遠雲遮岫。總社川長樹表堤。官道有由通上下。行人無意各東西。覺鷺猶記舊恩澤。能護城池盡日啼。城天主閣今毀移神祠號曰吹揚社

蘿谷云叙景外之感慨內之妙製々々

山中避暑題畫

溪屋深埋樹萬章。此中自有早涼藏。陰雲蒸出游龍窟。日午前岡曳雨長。

磯野秋渚云有虛中取意之妙藏字一韻洗鍊出之

雪中竹 明治三十四年一月應制

瓊瑤埋盡碧雲屯。瑞色新年滿禁垣。天子孝仁知有喜。雪中竹已育龍孫。

鼓邱懷古

新院南狩造宮于讚之綾南鼓邱奉之屋宇頗仄。椽桷不剝世呼謂丸木殿。帝深自悔刺指血寫五部大乘經誓無他而朝疑終不解。帝怒投之槌戶海云。

綾南綾北一原青。此處呼誰賦鶴鴿。柏倚松巢宮避雨。芳交

山田晉香云善願如此吾無間然

伊藤鷺城云清哀商聲誠葵心芹與柳羅池學楚騷者全同其工

茅葺屋銜星。金經灑發宸翰秘。貝葉吹聞龍血腥。漠漠陰雲風不掃。長空瞻望紫微庭。

秋渚云能寫無景之景當想其虛中取意之妙

別兒忠造

已報君恩又父恩。臨今遠別復何言。一家留守團欒底。不啻肉孫兼紙孫。

忠洋行臨發所著國文讀本適成西人謂所生曰肉孫謂著書曰紙孫故及

晉香云紙孫字始入詩

吉祥寺謁川田夔江先生墓

遠趨吉祥寺裡鐘。墓前稽顙慕高蹤。仰看丘上虬龍躍。卽是當年恩露松。

先生侍讀東宮賜益棧松梅私號梅惠風松恩露

梅堂遺稿 卷二
鳳洲云吾兄厚誼亦可敬瓮江泉下喜果何若也

駒籠訪土屋鳳洲翁

芭蕉當戶露將流。松竹交陰庭院幽。況有窓間含岳雪。清涼人倚翠明樓。
翠明翁書樓名 西遙望富街

鳳州云實況宛然

又云清涼承岳雪翠明結芭蕉松竹作法完密

大原町

鳳洲云想見食指數動

打岸濤聲午破眠。下樓早已趁魚船。紅蝦紫蟹爭攀網。晚酌期他先擊鮮。

全

鳳洲云句法落落不落纖巧一派

岬角人憑是大東。渺茫滄海夜無風。魚龍深潛飛鴻絕。只看銀潢懸半空。
大東岬名

際滿洲役貴顯諸子歐米漫遊

鴛城云何等慧眼何等姿致

春風吹節旄。長道繆山川。列國危疑際。風雲暗澹天。豈無新垣衍。已有魯仲連。

卜居

鳳洲云一讀動人

菅廟門前再僦居。依然風景廿年餘。哀々母氏今不見。偕隱夫妻一鹿車。
前日居廟下。時有母子三人。今則否。

鷹

鳳洲云起筆亦逸氣橫生

逸氣橫生抑如揚。眼分秋毫閃電光。大空血灑鯤鵬墮。疾風

下擊震叢篁。一自遇風雲之會。將軍玉帳陪壽觴。晨刷霜翎
顏色驕。天兵昨夜擒虜王。

瓜生保母

南風不競北辰垂。天下滔滔一殉私。獨有勤王王孫母。時斟
兕觥勞虎兒。義烈一言奮敗軍。喪子却慰倚閭思。

鳳洲云翻案妙

佐久間象山

生有自兮死有爲。嶽神降鑒發才奇。象山不獨北方鎮。乃是
堂々皇國基。須知經文緯武跡。爛燦星光箕尾騎。象山一號大星

故飯山中學校同窓會席上祭亡友

鳳洲云短古
贊象山至矣

諸子靈賦奠此日屬端午

六月薰風天氣新。招魂祭好卜良辰。厚情薄物蘋蘩奠。宿雨
端陽蒲艾津。假令龍童三尺鬼。不爲豬老百年人。英靈彷彿
尙來饗。唯愧吾生才學貧。

酬在清人某次韻

赤壁之游志未酬。湖南湖北水悠悠。江山忽鎖風霜氣。鴈鶩
偏悲秔稻秋。漢末亂階徒起董。魏初方畧暫依劉。當年偉迹
今堪想。橫槩賦詩浮萬舟。

天長節恭賦

一洗茫茫下界塵。風雨昨夜迅雷振。新晴菊競仙姿發。晚翠

鳳洲云一聯
慰藉尤妙

鳳洲云兩聯
雄渾切于近
時彼士情勢

松縱龍爪伸。皇德洋洋。涵四海。日光蕩々。照三辰。天長地久。兩儀儼。陽氣動。邊秋似春。

秋渚云用事典切風調亦高亮

社頭杉 應制

十丈老杉神。社區濃陰日。下四隣。敷于風于雨。有冥祐。夙託我閭朝夕鳥。

秋渚云合作

買花

乍晴乍雨養花天。半日春愁暗裏牽。近者與誰成。上已一瓶買得牡丹鮮。

秋渚云風味言外

曬書

簷端曬書日正中。雪葉翻開午時風。他時讀破千萬卷。老來一夢多成空。猶有遺經忘不得。一部魯論王佐功。

鳳洲云讀破千萬卷始知一部魯論之貴

秋渚云儒家本色語不許傍人學步

偶興

愛看杏花開滿枝。風々雨々僅維持。朝來折向瓶中插。欺我俄然吹雪來。

大正元年九月十三日夜遙拜 先帝靈輜

鳳洲云實況
宛目

鳳洲云至誠
動讀者

太白西沈夜幾更。知他靈駕發宮城。長空拜跪惟垂淚。腸斷
雲鴻一二聲。

拜奠冲堂先生墓

鳳洲云厚誼
靄然詩亦有
風韻

墓門稽顙夕陽頭。恭奠香醪與庶羞。高潔留蹤做千古。紫雲
山下白雲流。

武內宿彌

鳳洲云頌揚
武內公無復
有餘蘊

具瞻六朝三百載。鬚眉皓白神仙風。入相出將恪勤節。士增
多口周公忠。箕封永向日東貢。千古經營仰此公。

白峰懷古

依稀秋色白峰霜。頓證寺幽知帝鄉。隱々鐘聲如語古。恍聞

當日御爐香。

頓證白峯寺別號寶藏有
新院御遺物千鳥香爐

秋渚云蕭散之中寓多少感慨

荷橋待月

芙蓉疊々水之隈。看到十分風景催。月劈碧雲如有響。切乎
朝早待花開。

秋渚云三四警拔

春雨

垂柳三重水一溝。霏々雨裏午煙流。何來啼鳥翅如錦。花轉
露珠紅意優。

秋渚云得春雨真趣

祭棕園翁靈

鳳洲云一篇
概舉棕翁事
業行之以真
情所以動讀
者也
藤澤南岳云
椽閣小照掉
尾千金

城郭喬松鬱庭砌綠苔鮮仰望俯思淚千行風景依依人忽
焉三十坊政留惠澤十二萬封君尤賢施大報少事何倒不
尤人兮不怨天片門七十多才子曠懷蕩々聞道先燒香獻
詩獨靜聽付一笑聲彷彿傳

翁室扁付一笑居四大字舊藩主松平伯所賜云

北綾雜咏節五

山陵夙擬紫微垣茲八百年安御魂俗美人忠風雨協春
濃綾北十三村白峯山陵
綾野茫茫歲月悠行宮唯一碑留玉簫長與杜鵑闕滿目

江山雨欲愁雲井御所碑

萬朵嬌紅裝佛家諸天遍照午時霞年年法會春成海不識
龍華何似花遍照院花市

海村風氣入春開漁釣漁罾次第催最喜紅魚驅近岸潮頭
和雨著輕雷漁期雷鳴

欸乃相響聲遠通垂揚垂柳岸西東紅魚上釣春潮賦松浦
渺茫煙雨中松浦漁獵

鳳洲云風土之詩一誦上口狀況宛目予以此稿為吾兄近來之
佳製

寄題三野二山能遷山房次矢土錦山韻

鳳洲云前半似盡能遷山房香川必堂云能遷之二字當迷其用法今得所樂之二字始能活躍春夏一聯又見其輕雋鳳洲云一篇可以見根香寺概況必堂云既曰仙鄉矣不可無馨石茯苓等之字領頭二聯可見用意深遠也鳳洲云筆氣雄放如聞奏凱聲

四壁三楹晝寂然。踈林髣髴上茶煙。那仁所樂知山好。惟善能遷見士賢。春夏清陰蘿薜結。秋冬祥靄菊松緣。出兮猶處果同趨。易地洲明不改天。

乙卯冬寄青峰根香寺

古刹宛如人遞藏。藻洲別占一仙鄉。石含玉磬肌膚滑。松帶茯苓根葉香。天姥山疑多變幻。龍宮海遠半冥茫。根香寺山下海上有大小龍宮門戶頃來霜信尤馳思。錦段四林然夕陽。

乙卯新年

十萬貔貅奏凱旋。日章旗耀映晴天。聖明天子揚殊績。遺憾先皇不見旃。

主基齋田歌

三月下芒種。七月嘉穗垂。於乎飯依彥。今后稷。讚岐古謂飯依彥云蓋取於人也克勝稼穡艱。徵大龜。籍田粢盛供。古禮耜三推。天子孝享有黑白酒醴。是穉是艾。莫後時。媚事茲一人。庶福祿來綏。於乎千萬歲。增固邦家基。

六石亭詩文拾遺發刊喜賦二絕

事業百年心。氣長短與節浮沈。文至龍門自遠音。讀去又為蓼莪歎。恩師高吟不啻記。當時彷彿音容咫尺窺。想起風情商賜外。何人復可與言詩。

南岳岳長短有節以基字為結尾何等氣格鳳洲云句法長短有古色有古韻可謂與本題相稱加藤飯山云以菴經起以尙書收錦繡錯綜絢爛奪目匪老手不能也敬服南岳云二首情語讀去悽然

日進春日將至

縹。臙。浮。萬。里。鯨。濤。視。連。漪。上。林。回。鴻。信。單。于。窮。遁。辭。地。用。惟。鬪。馬。海。有。銳。頭。兒。

鴛城評銳頭兒銳頭兒可以粉碎彼虜艦矣

賦春日田家贈大林坂本村農會長

穀。雨。新。晴。開。竹。門。勸。農。使。至。禮。容。存。杏。花。村。暖。春。深。穩。犬。仰。哺。邊。鷄。育。孫。

鳳洲云 寫得村家妙趣

三木双竹云 清時民物豐阜鷄犬亦自樂生勸農使本非為催

科闔郡皞々忘帝力處却足想見良農吏之力矣

賦呈天山翁座右

玉露金風苗始收。我場幸繫白駒留。異端是莠舉除害。同臭惟蘭偏守幽。听夕真存心競古。江湖直養氣橫秋。清明四海應恩澤。講道廣文千里遊。

天山云每句古氣老蒼一點無媚嫵之態真足儒者之詩作

壬子紀元節。文部省表彰坂出高等小學校長宮崎熊

三郎君功績。越幾日。香川縣教育會員設筵祝之。余遇

疾不果往。賦古體一篇以贈。

雲岳聳其後。杳海流其前。坂出魚鹽區。誰開而誰傳。藏貨月

十萬。產人年三千。米翁古遺愛。坂出富庶。基于久米榮左衛門。建議開拓。事左百五十年前。我

鳳洲云起結
照映法度秩
然

鳳洲云一氣
昂然詩與其
人相稱

謂如其仁。宮君教師選。一身四教宣。學童貴先入。嗙魯救性
偏。俗美持富庶。民福長綿々。司徒緣其績。令譽誰比肩。教化
本多法。古制要在寬。鹽梅得真味。師生水魚歡。宮君與米翁。
百年相後先。卓識山拔地。包容海受川。

賀野上代三郎四十初度

台南闢草昧。北韓薙棘榛。朱雀玄兔歸掌握。仗天長劔虹氣
伸。我推警官野上氏。視死如歸多錄勳。古人馬革常自勵。官
暇秋冬出逐原。白鴈靈鷲爭就糜。餘毛時飛入余餐。今年四
十志益壯。千里裁書請余言。思之一夜纔就睡。夢神人騎鴻
濛乘化元。忽呼余取五色石。曰鄰邦崩不周山。

鴛城云奇喻
為嘉誠淳東
之亞流
又云三四句
最見巧妙

題鼠啖菜根圖 行成氏所藏

子神降福果何因。澹泊汪氏俟其人。誰識嚙々嗽々夜。忽逢
青絹玉顆晨。咬得菜根做百事。君以畫警我書紳。

觀音寺雜吟

古廟蒼々似阮湘。沙明水碧雁橫翔。欲分疇昔琴音響。百里
煙波落渺茫。
海村投宿古祠邊。一夢幽蹤欲入仙。月下杳溟潮落響。琅々
聞作五更眠。

懷亡友山田某

徵逐深交四十年。訃音接後轉茫然。儒林嘉號推三聖。僚友

鳳洲云交情可想

令望歸一賢。嘗擬洞門窺髮鬚。今傳鐵馬杏因緣。託孤猶藐誰經紀。呼燭中宵起又旋。

曰三聖庵曰鐵馬山房曰參洞窟皆某書齋別號取之於家傳來書畫及文具云

山海窟所見分韻

羨君山海窟。俗厚古情催。鄰婦不知字。郵書請讀來。

羨君山海窟。欲釣午潮催。析手三聲下。漁翁艤艇來。

此五首則細描不遺篇々異趣所以為佳

羨君山海窟。昨雨蕈花催。採々香衝鼻。午餐供客來。

羨君山海窟。詩興晚來催。啜茶時長嘯。聲振萬岳來。

羨君山海窟。月令暗中催。後圃早禾熟。班鳩喚雨來。

附錄

予頃得

先考鼓丘君遺稿若干篇於古紙中君之於詩蓋出天籟不做他人之刻苦興到吟咏後不復收錄以故雖有佳製概散佚不存幸其未泯者兒心忍附之冥々哉併載示諸彥及同袍

不肖男三土宣謹述

太田道灌

富岳同看仰四方。胸中豁畧有誰當。何圖讒口銳刀戟。天折長城万里長。

冲堂先生云絕妙優倫

蘿谷云其築城則千古不朽噫公可以瞑矣

蘿谷云比喻有趣足以觀其素志

宜云此先考嘗訪兒於豫之松山見壁上課題而所作想當時先考尚健全文思之銳強壯人不及豈亦知有今日哉風樹之感有不忍言者

又云道灌之死先儒以比劉宋檀道濟所以有此結句

病中逢春

書窓臥枕屬芳辰。奈此衰殘半死身。自比老梅仙骨朽。冷然猶占一枝春。

宜云此家君自豫歸之後不幸疾中風臥枕三年遂不起所以有此作讀至此不覺淚橫出也

採蓮

冲堂先生云活用葩經蘿谷云不假粧三字下得妙絕

蘿谷云自是唐調又云僅々遺稿盡是金玉可愛可傳

風起西湖催晚涼。荷花千萬散清香。扁舟采々誰家女。秦首娥眉不假粧。

宜云友人某言家君少壯時所作果然否

夜歸

西山夕日沒。江上夜涼浮。吟步歸來路。輝々螢火流。

宜云家君天籟之作大概此類

先君鼓丘君行述

君姓三土諱武剛鼓丘其號謙三其通稱考稱傳左衛門妣和田氏諱鷹以文政元年戊寅十月七日生君于河野郡西莊村天保八年丁酉君甫十九考歿繼家爲本村里正某年

某月兼郡砂糖取締、許佩雙刀、嘉永二年己酉九月、又兼郡土工係、明治五年壬申五月、命兼掌本村及林田氏部戶長、其九月、辭職、君自爲里正、至此、通計三十六年、終始勤辛、未嘗有失墜、舊高松藩時、郡村訴訟、多決于大里正、而君每遷參之、嘉永中、多度津藩、某々兩村民、爭水利不決、異形狀、越訴高松、途過本村、物情騷然、君急出遏之、且飛書報本藩、藩遣吏戮力、然民恐其置法、不輒去、其夜遷宿近村氏部、君又就諭之、既而兩藩協議、五閱月、乃歸、而無一日不居其間、後多度津藩主、勞贈絹及金若干、明治元年、勅使詣白峰山陵、館于本郡坡出村鎌田氏、潔掃旬日、君幹其事、藩賞賜金、三

冲黨先生云
一頓住

冲堂先生云
以上見其才
幹

冲云自武徂
文

冲云好義疏

年庚午正月、郡中小民、構怨大小里正、多結黨與、濫代所在山林、藩出諸官吏、諭解百方不服、將出兵討之、君則請捕其二渠魁、時夜雨下、如注、君直携二少年、蓑笠往、視之、渠魁不疑也、誘至海濱、二渠魁既已在縲、綆中、乃舟致之高松、至翌朝、黨人始覺、各自奔竄、事終寢、君武技則爲林田村中條瀧山翁之門、至於劍法及捕捉之術、皆極其秘奧、而經史則師高松儒員三野謙谷、高尾某、久保某諸先生、晚又學冲堂片山先生、嘗云武技少壯時之事、不過養膽氣耳、至文學、則隨年而進、識見自別、真是終身之業矣、又云、吾平生甚重論語、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二句、凡人懼焉、必反己、好謀

爲必克察人、唯其反己、察人亦猶水之下流也、何事有礙而懼字爲之源、泉雖公事鞅掌、未嘗不懷卷、其在家教諸幼稚、每晨授句讀數過、畢諸肄簡諒、而諄々不倦、君喜施予、佃僕貧民、貸錢者、未嘗求償、家人時或謂之、君則曰、吾意固已與之、倘使之知乎、適足以啓彼懈怠之心、如此則卹無益矣、其待賓客也、不問家之有無、必極款而后止、以故雖家產頓減、人無知與不知、莫不愛敬焉、奮藩知事公命歸京也、國民爭起留之、群集高松城門、官召郡村里正說諭退之、君周旋其間、三晝夜、至廢寢食、既而群民爲人之所欺、放火所在、郡中大小里正宅概被焚毀、而君家獨免、初濫伐之事起、大小里

仲云其人優然

仲云真個鏡案

正謝罪解職而藩獨命君及外二名假治郡事、君黽勉昕夕、傍薦人才、月餘、民情大寧、凡君在職、每有風雨洪水、雖夜必戒、出巡村境、河堤池塘、有蟻竇必識、以爲之備、故希有水災、居常近鄰兒啼必察之、故希有鬪爭也、蓋其治効原勤辛、而又出嚴密矣、君有一姉、配今田氏、今存、配瀧氏、高松士族諱某、長女生四男六女、長子與四子早亡、仲承家、卽宣也、叔分門、女死生相半、生者適人、宣奉職于愛媛縣也、客豫之松山、適君致仕來視、優遊半歲而歸、尋疾中風、是爲明治十二年季冬、後二年遂不起、實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也、得年六十有五、前一年宣以父病解職、尋爲鄉里飯山中學校長、而歸鄉

冲云誰不嗟
悼

冲云慈恤之
情可掬

冲云遺愛結
局妙

也。病間召兒云。我固愛汝。而汝少小就學。繼仕官。父子離居。二十餘年。動隔數百里。雖時相見。未遑共行樂。今而得病少愈。扶持以出。然事不副志。終為永訣。於兒心。如何哉。君傍務耕種。宅南山田十數頃。少壯捐資所開墾。今皆為肥沃。及病丞謝閭里省問者曰。我非厭人顧。時屬冬收。得無以我故廢家業乎。我不忍也。其為里正。蒙優賞者。前後十數次。後進比大里正。然晚頗倦勤。辭戶長。後一為小學教師。然非其志。固辭再三。吟咏自娛焉。及葬郡中著姓咸至。粵三日。冲堂先生。數里巾車臨哭。亦可以概見君之平生矣。

梅堂先生小傳

梅堂先生諱宣字元節。通稱幸太郎。三土氏。梅堂其號。讚岐綾北西莊村人。考諱武剛。通稱謙三。號鼓丘。長武技。嗜文學。為里正三十六年。一鄉悅服。先生少慧敏好學。就秋山嚴山富家松浦片山冲堂修和漢書。明治二年。高松藩選俊秀子弟七人。游學東京。獨先生居閭里而膺其選。時人以為榮。會昌平巽廢。乃游川田甕江門。益究經史。旁作詩文。遂推為塾長。四年五月。應尾州侯聘。與小永井小舟等共赴為中學大助教。居一年辭歸鄉。為香川縣上等助教。尋為坂出公學校長。兼督郡內小學校。時臺灣役起。先生首諭教員。謀同志。釀

梅堂遺稿 附錄
金依助軍費。其數上一萬圓。官雖不准允。深嘉其志。蓋民間
釀集軍資。以是爲嚆矢。十四年五月。爲愛媛縣飯山中學校
長。鼓丘先生伏病。先生晝服公務。夜侍湯藥。孝養無不至。既
而鼓丘先生逝。先生慟哭哀。人皆感其至性。後三年廢校。更
置中學豫備飯山校。先生復爲之長。文部省褒多年育英之
功。賜康熙字典及蒔繪硯匣。十九年校廢。先生就閑地。娛文
墨。悠悠自適。二十六年五月。再出爲香川縣尋常中學校助
教諭。後進教諭。授徒于丸龜分巖。四十二年十二月。以老辭
職。同僚及子弟。設謝恩會。贈紀念品。且蓄三土獎學資金。以
永表其德。大正七年十一月五日歿。時年七十有六。所作詩

文稿若干卷。藏于家。配富家氏。先先生歿。嗣子忠造君。見爲
衆議院議員。先生天資謹嚴寡默。操尙高厲。有古武士之風。
其接人恂款篤實。溫情如玉。平常嗜酒。客到則酌。微醺閑吟。
陶然而娛。晚年多病。然無日不親文筆。先死前數日。備記後
事。特書曰。他日若有印余詩文。則宜同刻先考遺稿。其物也
遐邇老幼莫不哀悼。及葬。縣官郡吏內外名士咸至。亦可以
知先生之平生也。

門人

古川喜九郎 謹識

11
330

終

